

老街消夏记忆

郑育友

湖岭四周被五云山、巾子山、奇云山等大山与其支脉团团围困,群山似一口巨大铁镬围住湖岭。每逢夏季,铁镬被骄阳烤得热气腾腾。我家就住在这口铁镬中心点——湖岭桥老街上。

至于热,世居老街上的人却不自觉,乡亲们自有消夏土法。对此,虽我年近八旬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早年先,老街上宫门殿宇、凉亭与祠堂就是乡亲消夏好场所。在宫门殿宇内纳凉避暑,老少咸宜。少年儿童可带上弟妹玩追老虎、踢番人头等儿童游戏,孩子们专心玩耍,也不觉天热了;老婆婆入庙宇,一手里掐着一串佛珠,念念有词轻声诵经。一手摇着蒲葵扇,微风徐来,那些老公公不是三五相聚话家常,就是独自眯着眼睛坐竹椅上闭目养神;中青年人呢,农耕午休也在这里度过。他们躺在凉阴阴的宫殿砖地上,伸开手脚鼾声如雷呼呼大睡。

在凉亭纳凉,也另有一番风味。上街的凉亭称纸亭,当年纸乡人常在这里卖土纸,故名。亭内四面建有美人靠,供过往行人歇脚。另外,坐在亭内若感口渴,还可从茶缸里兜一粗瓷大碗伏茶来解渴。老街上有一条乡规民约,规定每年夏季家家户户轮流烧伏茶,抬到亭内供过往行人解渴。下街的凉亭因造型八个



角,故称八角亭。亭内阴凉清静,不但是避暑好地方,还可供文人学士读书、下棋。

酷暑期间,老街上屋檐下也有避暑作用。那街两边商住房檐头伸得长长的,正好挡住骄阳,遮住街道两边沿阶,行人以阶头坎为人行道,免得行人走晒得滚烫的鹅卵石路,使商客不受酷暑限制照样正常营业。怪不得过往商客交口称赞:湖岭桥老街是块宝地,晴天雨天不带伞,也不受日晒雨淋。口渴了,还可以喝上伏茶解解暑。进店堂买货的顾客,还会受到店主优待照顾,送你冰西瓜(指放在屋内阴井凉水中冰成的西瓜)或凉绿豆汤解暑。

老街的夏夜,乡亲也过得十分舒畅。当骄阳西沉后,大地仍留着余热。为消暑,家家户户门前与街上,都用井里凉水洒浇,使街面消除了余热。此时,年轻人则三五成群去雨头潭与将军潭游泳、洗澡。那时山清水秀没有污染,身体洗了格外清爽;傍晚,月亮在东方大岭背山凹冉冉上升后,老街人在沿街铺好门板当床睡觉,消除一天疲劳,儿童乘晚凉爽,结群坐沿街石阶上玩点斗、唱儿歌,小伙子则和朋友去下街排(竹筏)埠头,坐在滩边竹筏上,双脚伸入溪水里濯足,当鱼儿用嘴亲吻你的脚指头,痒痒的,多惬意呀!或仰卧在竹筏上,看牛郎织女星!

归途遇电梯惊魂

■周坚译

旅美归来走出上海浦东机场的今年7月某晚,我和家人按约被接往离机场不远的某饭店三楼房间住下。

安顿完毕,我因下楼购物独自进了电梯,但刚摁过按钮,随着呼然一声短暂震动,红色朝下箭头顿时消失;任凭我怎么捣鼓,照例毫无反应。直觉告知,电梯卡壳,我成为瓮中之鳖,生命受到了威胁。此间,神通再广大也要自认晦气,只能不愠不火顺着来,何况我是个年近70的老头。

我按照电梯间应急告示,拨打手机求救,但对方回应一声就无语音了。接着给同住宾馆的女儿拨手机、发短信也无效。绝望中,面壁捶拳踢脚,显然也徒劳。时间在过去,我的大汗在淋漓,平日的早博症状骤使心跳在加剧。无奈中,过后幸闻室外有一女子接应:我们从监控中知道你被困,马上会请专人速来解救;不好意思,请您先忍耐一下!说实在的,室外可是入夏以来最热的40摄氏度的滚烫气温,闷得方寸斗室中的我早已喘不过气来,但除了忍耐,还有什么办法?不过,毕竟有了室外之人接应,比原先叫天呼地无人知晓,无疑多了一个生还希望。应该说,这让我吃上一颗定心丸。一会儿,听见老婆、女儿在外面通道奔走、求救,又听得宾馆女工作人员在开导、劝说:你们放心,我们已在联系!我窝在角落继续做深呼吸状,静心期待着施救,相信此回死是死不了的了!

这时听见几个男员工过来,



从他们的嘀咕声中知道电梯从三楼下来落了一半卡住了,钥匙伸进怎么也打不开。接着,他们从外面死拉硬拽,两扇门被撬开一道约10厘米的空隙,同时塞进一根铁棍子撑门,顿时给我送进一股空气和清风,还给我塞进一瓶矿泉水。一位看似负责人的女子,开始与我夹着门缝对话了:老师伯,您放心,你先喝口水,我们正在联系电梯厂家。我知道,他们的心与我一样急,因为在撬门过程中,万一致使电梯下坠或梯内电灯熄灭是会给我造成危险的,所以在焦急等待专业人员从速过来时也要稳住我的心。

生死未卜,我只得听从他们

使唤,一个劲将身体往里靠,但我越往里靠,就离门缝越远,就越闷不可耐。他们也愁眉不展,喋喋不休地劝我忍一下,忍一下。这时我从里往外看,他们应我家人提议正在搬弄电风扇和接线板,准备给我送进冷风驱热祛闷。

盼星星盼月亮,被困在电梯约1小时之余,终于听见专业人员赶到了,只听见两扇门咔嚓一声被打开,我算是获得新生。

次晨离店时,总台服务员热诚地告称电梯当夜已修复云云;心有余悸的我宁可提着沉重的行李,一步一步由三楼下楼踏实。

旅游求开心,更是求平安。

两次险情

■张鹤鸣

我担任越剧团团长4年间,曾经历过一次次险情而终究化险为夷,冥冥之中,似有神助。所谓险情,除差点溺水的小公主之外,还有两次至今想起还令人胆战心惊。

有一次,剧团从外地归来,经乐清湾靠岸时,天色已晚,且正逢退潮,船身与堤岸有一段距离。船老大搬出长长的跳板,架起临时的独木桥,剧团男女老少背起铺盖争先恐后想过桥。

一见这情景,我的心提到嗓子眼,恐怕会出事!我一边喊着小心!小心!一边警惕地盯着独木桥。一会儿,一个10多岁小保姆抱着小男孩上桥来了,这是黄云生和戴筱玲夫妻的孩子黄晨辉,才几个月大,他俩雇了一个小保姆跟着剧团四方漂流。独木桥又长又窄,随着江浪起伏伏摆摇晃晃,小姑娘抱着孩子过桥,非常危险,我立即挤上桥,以防不测。正在此时,一个大浪扑来,船身剧烈起伏,小保姆一个踉跄,仰面朝天快要摔下独木桥了,我跨前一步,伸手死死抓住小保姆,一边高喊:别挤了!快出人命了!稳住局面后,惊魂未定,我小心翼翼护送小保姆过了独木桥,总算躲过一劫。现在在那个死里逃生的婴儿已长大成人,并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。每次见到他,我就会想起当初那惊心动魄的一幕!

还有一次是在家乡乡镇演出时发生的险情。演出结束后,一大帮人在等乡镇里

派车送客。等了好久,车终于来了,是敞开的运货车,四周只有不到半米高的挡板,没有扶手,人们像筷子一样密密麻麻插在没有遮拦的笼子里。后面就是装布景和道具的大拖车。这样的车怎么载人啊?要出事的!我正在犹豫不决时,谁知演员职工们都已爬上筷子笼了。他们个个归心似箭,反正离家路不远,也只有将就着上路了。作为当家人,我和老李书记理所当然站在车屁股位置上,作为两块流动护栏随时准备挡住风险。

车子一启程,果然险象环生,因为当时乡镇里全是高低低的泥路,路况本来十分糟糕,加上连日阴雨,低洼处还有积水。车子一上路,污泥浊水飞溅开来,车子忽高忽低扭着屁股跳迪斯可。经过水塘时,不仅污水四溅,而且车子颠簸得更厉害了。车子猛一次起伏人浪前冲又立即后仰,车里一阵惊叫,一阵哄笑。老李的一只脚挂到挡板外面去了,我使出吃奶力气把他紧紧抓住,情况万分紧急,如果掉下去,后面大拖车就会毫不留情碾压过来,肯定粉身碎骨了。我死也不能松手!我拼了命地呼救,都被淹没在一阵阵哄笑的声浪里。幸亏旁边几位男演员听到呼救声,立即帮助我一起使劲,把老李生生拉回到车中。过了一关又一关,直到进城后,车子奔驰在平整的马路上,才算平安无事了。

拉票

金洁

前不久,老公舅舅参加喜迎G20诗话西湖诗歌散文大赛。他把微信投票链接发给我,希望我投票并转发。这个颇具才情的舅舅,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,一直是我景仰的人。恭敬不如从命,为其投票义不容辞,转发朋友圈请走过路过的朋友支持一下也未尝不可。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,舅舅肯定还不满意,可要是特意发到其他群叫人家先关注再每天投上一票,说句心里话,我还有点下不了决心。倒是同事王老师热情有加,不仅帮我转发很多群,还不时提醒督促我们的资源利用起来。

这下我不好意思继续保持沉默,鼓起勇气将投票链接发到学校100多人的群。同事们非常给力,有的发送投票成功截图,有的简单告知已投,也有的只默默投票,低调到一声不吭。我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并一一道谢。这时,同事邱老师说: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动动手指,预防老年痴呆。也有同事说暑假里把投票当做打卡挺好。更有热心肠的陈老师每天将投票界面刷新,以提醒大家坚持到最后,然后自我解嘲说:好像变成我舅舅了。

就这样,在大家共同努力下,前几天舅舅票数一直稳定在第三名,而这次投票就是要从30件入围优秀作品里选出读者最喜欢的3件。哪知到了第四天,情况急转直下,杭州某小学一位二年级学生后来者居上,票数超过舅舅。许是出于职业习惯,出于一位老教师对稚嫩童心的呵护,在阅读小作者作品后,我竟在心里默默地为那个陌生小朋友鼓劲,希望他(她)能在活动中胜出。老公也支持我的想法,并开玩笑说70多岁的舅舅在跟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争票数,真是可爱的老小孩!然而,舅舅每天早晚两条微信,既是提醒又是感谢,表明他较上劲了,大有非进前三不可的架势,用他自己的话说,那叫乐在其中。于是,我又硬起头皮转发其他群,既被动又积极地行走在继续拉票的路上。

最终,舅舅的西湖十景诗以15903票夺得第三名,荣获最具情怀奖。至此,投票一事尘埃落定。看着舅舅第一时间发来的喜讯,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,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或许,潜意识里,我仍然固执地对类似的拉票行为心存抵触。